

古代汉语词头研究*

杨春燕 蒋宗许

(西南科技大学 文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提要:本文对古代汉语词头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古代汉语的词头在文言和白话系统中都有,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汉语词汇的双音化使然。用作词头的字大多是从口语词虚化而来,这和词尾的特点相同。文章还分析了词头词尾的异同,并对学术界关于词缀的争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主题词:古代汉语 词头 词缀

古代汉语词头概貌

虽然,在传统的虚词研究中,几乎是无例外地把我们今天所谓的词头词尾统名之曰“助词”或“语助”或“辞”之类,但比较起来,对词头的认知则显得明晰得多。首先发现这种语法现象的当推唐孔颖达《诗经正义》,《诗·大雅·文王》“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毛传》:“有周,周也。”《正义》:“以‘周’文单,故言‘有’以助之。《烝民》曰‘天监有周’,《时迈》曰‘昭昭有周’,皆同也。”显然,汉毛亨已懂得“有周”之“有”无义,孔颖达的这段话则明确地告诉我们,因为“周”是一个单音节,故配上一个“有”字。也就等于说,“有”在这类结构中的作用是使“周”变成双音节的词。清王引之受《正义》的启发,在《经传释词》中,把《正义》的解释阐发得淋漓尽致,其卷三“有”下曰:“有,语助也,一字不成词,则加‘有’字以配之,若虞、夏、殷、周皆国名,而曰有虞、有夏、有殷、有周是也。推之他类,亦多有此。”(原文甚长不多引)也就是说,王引之已经意识到“有”在这类结构中的作用不过是与词根配合而成双音词,它本身已不再有词汇意义,只不过时代使然表述上与今天不同而已。应该说,王引之对词头的特点已完全把握了。在那个时候,能有如此精辟的见解,我们不得不服膺王氏的高明。再者,宋代的洪迈《容斋三笔》卷六“东坡诗用老字”的一段话,也颇值得我们注意,引列于下:

东坡赋诗,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如《寿州龙潭》云“观鱼并记老庄周”,《病不赴会》云“空对亲春老孟光”,《看潮》云“犹似浮江老阿童”,《赠黄山人》云“说禅长笑老浮图”,《元长老衲裙》云“乞与佯狂老万回”……是皆以为语助,非真谓其老也。大抵七言则于第五字用之,五言则于第三字用之。若其他错出,如“再说走老瞒”,“故人余老庞”,“老湊官妆传父祖”,“便腹从人笑老韶”,“老可能为竹与真”,“不知老装几时归”之类,皆随语势而然。白乐天“每被老元偷格律”,盖亦有自

* 本文为200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词缀研究”(批准号:O4BYYO18)前期成果。

来矣。

洪迈这段话,我们不难发现实际上分成两个部分,前边列举的是“以老字足成句”,其句中的“老”字均为语助词;后边“若其他错出”“皆随语势而然”则为词头。也就是说,洪迈也从语音的角度认识到虽同属“无义”的“老”字,然而在用法上是有差异的。只不过当时的局限还不能从语法的角度阐述清楚而已。洪迈对“老”的认识对我们区别助词与词缀是很有启发的。

近代以来的语法著作,都注意到了王氏的这一发现,或加以征引,或受其启发再加以发挥,如马建忠《马氏文通》“实字卷之二”,杨树达先生《高等国文法》九章“助词”,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三十二节“名词的发展”,周法高先生《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等等。比较起来,以杨树达先生与周法高先生例夥而说详。不过,上述有关著作基本上只探讨的是文言中的词头,白话系统中的除“老”“阿”几个外很少涉及。近些年来,关于词头的研究有了很大进步,学者们也较多措意白话系统如汉译佛典、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的词头,成果丰硕,线索也逐渐明晰。如果说还有不足的话,那就是未能把古汉语的词头作系统的总结式的研究。笔者本文的目的,也就是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来弥补现实研究下的这种缺憾。至于画眉能否入时,那只有敬俟高明以教之了。

先将词头罗列分析于下,在举例时,尽量贯穿古今。

有

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书·大禹谟》)

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书·盘庚上》)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诗·小雅·巷伯》)

胡能有定,宁不我顾?(《诗·召南·摽有梅》)

不我以归,忧心有忡。(《诗·邶风·击鼓》)

孔甲扰于有帝。(《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城之佚女。(屈原《离骚》)

或之有弼,诚感国疾。(《后汉书·郑太荀彧等传赞》)

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晋潘岳《金谷集作》诗)

物色感神游,升高怅有阙。(梁任昉《奉和登景阳山》诗)

南望过于三涂,北瞻望于有河。(北魏酈道元《水经注·伊水》)

问我良之安在,钟厌恶于有梁。(北齐颜之推《观我生赋》)

降及有晋,迄于隋氏,或地止于一隅,或年才二世。(唐刘知几《史通》卷三“书志第八”)

自有汉以来,置立坛祠。先朝以其至顺可归,用立寺宇。(《册府元龟》卷五三)

臣伏见国朝以来,制作礼乐,上采三代,下迄有唐。损益节文,典册具载。(宋苏颂《请重修纂国朝所行五礼》)

自虚又曰:“适来朱将军再三有请和尚新制,在小生下情,荐愿观宝。”(宋《太平广记》卷四九〇《东阳夜怪录》)

旦以文名,夙以康名,闋天以尊显,揭日月于有周一代,群臣之上。(宋吕祖谦《策

问》)

何止败乎国事，盖有玷乎祖风。深念平生，大负今日。（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一〇）

下官在此专侍，有烦太守亲往山寨报知，着令准备迎接。（明施耐庵《水浒传》八二回）

二十八岁以来，始尽取古圣贤经传及有宋诸大儒之书，闭门扫几，伏而读之。（明王慎中《再上顾未斋》）

而有元兴于朔方，斯时鲁斋先生许文正公实生河南。（明张绅《送殷先生叙》）

青衣道：“奉娘娘法旨，有请星主赴宫。”（明施耐庵《水浒传》四二回）

我竟要续貂，又恐有玷。（清曹雪芹《红楼梦》七六回）

衙里接了帖子，回出来道：“季相公扬州去了。太爷有请！”（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四七回）

是编搜访有明一朝逸事，以《世说新语》原目分录。（《四库总目提要·〈明逸编〉提要》）

求诸经史，有商一代，无日至可稽。（清许伯政《全史日至源流》卷首下）

“有”，其初文作“又”，即“右手”，本身是常用词无疑。用作词头，多见于上古先秦，以用在名词词头如国名、部落名、地名等前边居多，普通名词前边也很常见。偶尔也作动词或形容词词头。王引之《经传释词》引例极多，此不烦重。先秦而后，词头“有”在文言中呈萎缩趋势，虽然历代文献中均可见用例，但多是仿古或在称引前代时使用，如我们上边所举书证已可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来。但在白话系统中，作动词词头却颇常见，如“有劳”、“有请”、“有烦”、“有玷”、“有辱”等等，这当是仿比类化而然。比较而言，词头“有”算是最少争议者之一。前些年偶见有异议，但影响不大，近见王克仲先生撰文几乎是全盘否定词缀，其中也涉及到词头“有”，留待文末讨论〔1〕。

载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诗·蔚风·载驰》）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诗·小雅·斯干》）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同上）

既见复关，载笑载言。（《诗·卫风·氓》）

有濯其渊，载清其波。（晋孙拯《赠陆士龙》诗）

欣此暮春，和气载柔。（晋王羲之《兰亭》诗）

在天斯正，在地成德。载韬政刑，载崇礼教。（晋傅玄《正德舞歌》）

矫矫郡侯，杖钺斯征。鲸鲵悬颡，灵浒载清。（晋孙绰《赠温峤》诗）

昔我云别，仓庚载鸣。（晋陶渊明《答庞参军》诗）

浑浑长源，郁郁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同上《命子》诗）

〔1〕《是词缀还是助词》，《古汉语研究》2003年2期。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同上《归去来兮辞》）

载披经籍，言括典坟。郁哉元气，焕矣天文。（南朝梁萧统《示徐州弟》诗）

永言念兹，旧章载焕。（南朝宋阮彦《皇太子释奠会》诗）

甘露降和，花雪表年。孝德载衍，芳风永传。（南朝宋《舞曲歌辞·帝图颂》）

皇谟载大，惟人之庆。（唐柳宗元《唐铙歌鼓吹曲·靖本邦》）

载想房陆毕子为轩冕之人，不知蜀山有云，巴水可兴。（唐陈子昂《别翼侍御崔司议序》）

载念狴牢，寢兴在虑。嗟我黎人，陷于刑辟。（《旧唐书·懿宗纪》）

载念行在，将士适当隆暑，暴露之久，尤軫朕怀。（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七）

庭中见妾兮徒恹恹，载思往事兮妾心悲。（宋徐集孙《秋胡行》）

载瞻载思，罔不由圣。（元揭傒斯《孔林图诗》）

缅怀咸平士，载忆元祐守。（元马臻《福贞观主贞居落成杰阁喜而赋诗》）

有爚者萤，载飞载扬。（明刘基《秋怀》诗之五）

载辟载被，会于中权。（清陈廷敬《平滇雅·湘东》诗）

“载”，《说文·车部》：“载，乘也。”本指装载，上古有所谓天覆地载的概念，古人敬顺天地，因而“载”也就成了一个习用语辞，常用以凑足音节。当它完全失去了词汇意义而粘附于一个单音词之前时，则变成了词头。这种现象，《毛传》最先揭示，如“载驰载驱”毛传：“载，辞也。”“载”在先秦，只作动词词头，仅见于《诗经》，后世仍以作动词词头为常，间有形容词词头的用例，多见于韵文。

爰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诗·邶风·击鼓》）

爰居爰处，爰笑爰语。（《诗·小雅·斯干》）

爰始爰谋，爰契我龟。（《诗·大雅·棉》）

前年耀师，讫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阳月斯纪，应钟在侯。载尚牲牲，爰登俎豆。（唐魏徵《五郊乐章·雍和》）

先生冥冥，隐于卜肆。宗师老氏，精究《易》义。爰衣爰食，止足非利。（唐李华《隐者赞·严君平》）

爰褒有客，尊贤之典惟新；载奉素王，宗予之道斯在。（唐柳宗元《代韦中丞和元和大赦表》）

钦惟大帝，载仰皇穹。始命田烛，爰启郊宫。（《旧唐书·音乐志三·迎俎入用雍和》）

爰驰预政之臣，共著约神之誓。（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五）

侯蕃进职，叨蒙命数之新；宸阙颁恩，爰贵身章之美。（宋方大琮《谢赐衣带表》）

亦有邻叟，爰憩爰食。圣皇乘乾，岁岁有年。（元陈旅《勤耕亭铭》）

有扬州山人张者，夙禀清虚，行业精白。爰弃妻子，脩道勾曲。（明顾华玉《茅山

重修玉宸观碑》)

箕之山，可以樵；箕之水，可以邀。爰洗我耳，爰弃我瓢。（明苏平《箕山操》）

爰巡爰狩，以阅武士。七萃千旗，星流电驶。（清德龄《圣孝光昭诗》）

关于“爰”，传统的训诂著作以及若干虚词辞书都明了它在相关的语境中无义或用作词头的特点。王力先生曾说：“和名词一样，上古汉语动词也有类似词头的前加成分。最常见的是‘爰’、‘曰’、‘言’三个字。‘爰’、‘曰’是双声，而且是《寒》《月》对转；‘爰’、‘言’是叠韵，而且同属喉音。它们在语音上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认为同一个词的转化。……试比较‘爰丧’和‘曰丧’，‘爰采’和‘言采’，‘曰归’和‘言归’，就知道它们的语法意义是一样的。”〔2〕我们觉得，王力先生认识到它是动词的“前加成分”，实际上已界定它为词头了，对“爰”、“曰”、“言”几者语音上的分析，论证它们作同类词头的共性基础——它们都已失去了词汇意义，不过是作一个配角使其后的单音动词双音化而已。特别是将几对词进行比较，更让我们明白了有的语法著作把它们分别训释而得出不同结论的错谬。至于同章中又说：“以上各字算不算词头、词尾，尚待进一步研究。……即使算是词头词尾，它们在后代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显然，王力先生之所以还留下一点疑似的语气，原因便是只较多地注意到了它们在先秦的用例，由于检索手段的局限，后世的例子似未多见，故然。这可见前辈学者们治学严谨的作风。我们上列的书证，证明了“爰”在“后代”是留下了“痕迹”的，它在用法上仍与先秦时一样，作动词的词头。至于“爰”的来源，俞敏先生认为它是“于焉”压缩而成，甚是（见《中国语文》1985年1期《〈尚书·洪范〉“土爰稼穡”解》）。但也不能把所有“爰~”结构中的“爰”都当作“于是”，当它在一定的语境中虚化而后，也就成了一个只负载音节的词头了。关于这个问题，因本文体制所囿，笔者拟另专文讨论。

下边我们举示词头“曰”、“言”的书证，就不再一一分析。

曰

曰为改岁，入此室处。（《诗·豳风·七月》）

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诗·秦风·渭阳》）

天方艰难，曰丧厥国。（《诗·大雅·抑》）

曰归曰归，岁亦暮止。（《诗·小雅·采薇》）

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晋陶渊明《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溪田舍获早稻》诗）

揖别黯然情未已，曰归难对乐羊妻。（宋赵公豫《和马先生晓起六叠前韵》）

世故多羈裹，曰归未成计。（清顾炎武《寄弟纾及友人江南》诗）

“曰”作词头，后世颇为寂寞，这大概是由于“曰”作为“说”的动词义的高频率使用，容易在表述上引起混淆，而语言的发展总是从粗略而至精密的，所以宁愿选择与它音近的“聿”、“于”、“爰”等，而不用它作词头吧。因而，后世仅仅是模仿旧用而绝少新制。

〔2〕《汉语史稿》中册第三章《语法的发展》。

言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诗·周南·葛藟》）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同上《汉广》）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召南·草虫》）

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卫风·载驰》）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魏风·汾沮洳》）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同上）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秦风·小戎》）

二之日齐同，载绩武功。言私其縱，献豸于公。（《豳风·七月》）

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左传·僖公九年》）

余从京师，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陵景山。（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言驾有日，巾车命仆。思念君子，温其如玉。（晋郭遐叔《赠嵇康五首》诗之二）

载披经籍，言括典坟。郁哉元气，焕矣天文。（南朝梁萧统《示徐州弟》诗）

言入黄花川，每逐青溪水。（唐王维《青溪》诗）

雉扇合蓬莱，朝车回紫陌。重门集嘶马，言宴金张宅。（唐于贵《古宴曲》）

年逾耳顺，言丧终天。（《唐代墓志汇编·孔氏墓志铭》）

言趋厌次城，鞭马倦长坂。（宋黄庭坚《奉和王世弼寄上七兄先生用其韵》）

尝请托于青鸾，已言盟于素鲤。（宋陈著《代吴竹溪为子定戴氏》）

载膏尔车，言驾周道。于王作宾，公侯之孙。（元释大慎《近思斋名为楔公远作》诗）

以兹千载情，言追鹿门迹。（明沈明臣《中林秋兴》诗）

西郊下木叶，商意殊不恶。舟輿滞虎阜，言觅方外乐。（明郑善夫《虎丘与思道同赋》诗）

言登孤竹山，忼焉思古圣。（清顾炎武《谒夷齐庙》诗）

金风扇微飏，玉律回迅商。良朋遘佳节，言饗君子堂。（清毛奇龄《七夕集两水亭赋咏成篇》）

言观其以，阿大中郎，谁得似吾家宅第？（清宋琬《满江红·小女归次淮北，举第三子，真州闻报，口占志喜寄五文婿》词）

言循三江，言陟重冈。自东徂西，三陵相望。（清汪由敦《圣驾东巡盛京恭谒祖陵大礼庆成诗》十五章）

关于“言”是否可作词头，如上所说王力先生尚存疑惑，而历来也众说歧出，笔者在《古汉语词尾研究》中从胡适先生说，也不认为“言”可作词头。问题的根源所在，是大家也包括笔者过去都只注意到先秦主要是《诗经》中的一些例子，未能从沟通古今去研究它，于是反复辩难而莫衷一是。现在通过大量的材料比较，再印证王力先生的看法，显然，“言”作词头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即从上边的引例，我们也不难发现，特别是词头“言”“载”对用更足以证明这一语言事实。“言”一以贯之作动词词头，与动词结合的能力是很强的。

聿

聿求元圣。《《书·汤诰》》

无念尔祖，聿修其德。《《诗·大雅·文王》》

昭中上帝，聿怀多福。《同上《大明》》

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同上《緜》》

肇振凤翼，羽仪上京。聿作喉舌，纳言紫庭。《晋傅咸《赠褚武良》诗》

乃考旧章，聿思报本。《宋欧阳修《谢南郊加食邑五百户表》》

聿传弓冶之嗣，服在簪绅之列。《宋余靖《制诰·百官父在者》》

聿观汗简之传，未若宸章之丽。《宋王安中《谢赐御诗状》》

我思美人，在汉之衿。秉心允臧，威仪楚楚。聿求其德，将子是与。《宋陈高《汉水》诗》

十年一别再从游，聿见鱼书拜彻侯。《宋杨万里《送何一之右司出守平江》诗》

菩提树纤尘不惹，初无今古之殊；优昙花满地还开，聿见禎祥之意。《元谢应芳《方外交送毅刚中住承天寺疏》》

叩闾依日月，叨蒙圣主之恩；下笔生云烟，聿拜长官之贶。《元卢琦《答吴县尹启》》

岂惟超远情，亦因谢尘籟。聿想山中人，风吹女罗带。《明李梦阳《余怀百门山水》诗之二》

聿念皇考，作配天地。德超乎百王，功垂乎万世。《明梁潜《神龟赋》》

华楹敞朗，长回日月之辉；雕琰嵯峨，永壮风云之色。聿传久远，式载宠荣。《清雍正《普陀山普济寺碑文》》

尚考《虞书》，聿垂伟制。《清汤斌《珮玕玉衡赋》》

“聿”，刘淇《助字辨略》卷五：“聿，语辞，不为义也。与曰吹適并通。”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二与刘说同，并增引了大量的材料而佐证之。王力先生说：“这样，它们（指“聿”和“適”）是双声，和‘曰’尤其相近，怪不得它们也用作动词的‘词头’了。”〔3〕

適

適求厥宁，適观其成。《《诗·大雅·文王有声》》

匪棘其欲，適追来孝。《同上》

今皇帝祇序圣功，適思孝飨。既尽诚于蒸祀，复荐福于浮图。《宋沈遘《顺祖皇帝斋文》》

乃乘长日之至，適奉圓丘之玄。《宋强至《代贺南郊表》》

侃侃陈公，端谅清淳。鸿渐于朝，適宏其声。《宋周必大《敷文阁直学士陈公良翰神道碑》》

〔3〕《汉语史稿》中册第三章《语法的发展》。

恭惟皇帝陛下，适承宝命，寅御珍图。（宋卫泾《明堂大礼毕皇后贺皇帝表》）

恭惟皇帝陛下，适光骏命，祇迪燕谋。（同上《明堂礼成贺表》）

爰奉二亲，适之玄瘞。既偿先志，适展孝思。（元王恽《大元中奉大夫参知政事稷山姚氏先德碑铭》）

伏承锡类，适念先猷。特荷鸿裁，垂光家乘。（明葛昕《谢邢知吾观察》）

“适”和“聿”、“爰”都作动词词头，比较而言，“聿”、“爰”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要高一些，其原因或许一是“聿”书写更为简便，所以在和动词搭配时也较随意。二是“适”在先秦亦不多见，仅见于《大雅·文王有声》，所以无形间其感情色彩则显得凝重一些，因而后世用“适”作动词词头时则多见于表制或较庄重的文牍中。

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周南·桃夭》）

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同上《葛覃》）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诗·王风·君子于役》）

赫赫南仲，猗猗于襄。（《诗·小雅·出车》）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诗·豳风·七月》）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上）

昼尔于茅，宵尔索綯。（同上）

谷旦于差，东方之原。（《诗·陈风·东门之枌》）

胡不相畏，先祖于摧。（《诗·大雅·云汉》）

之子于迈，夙夜京畿。王事多难，仲焉徘徊。（晋陆云《赠顾彦先五章》诗之三）

于役未云淹，时迁变溽暑。（南朝宋谢灵运《彭城戏马台集诗》）

鸿雁于征，草木黄落。（晋陶渊明《自祭文》）

他日于归，不知嫁着甚么男子，好生愁闷。（清李渔《蜃中楼》六出）

“于”作词头，和“曰”、“聿”、“爰”等大体无别，都作动词词头。于此，前人曾有论说。《诗·周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宋朱熹集传：“妇人谓嫁曰归。”清马瑞辰通释：“《尔雅》：‘于，曰也。’曰读若聿，聿、于一声之转。‘之子于归’，正与‘黄鸟于飞’、‘之子于征’为一类。于飞，聿飞也；于征，聿征也；于归，亦聿归也。又与《东山》诗‘我东曰归’，《采薇》诗‘曰归曰归’同义，曰亦聿也。于、曰、聿皆词也。”稍有不同的是，“于”作词头的构词能力不如“聿”、“爰”，后代文献中的用例大多是袭用《诗经》，如用“于征”、“于归”、“于飞”、“于役”之类，构词上并未广泛推衍开来。

伊

岂曰不极，伊胡为慝？（《诗·大雅·瞻卬》）

有扮者弁，实维伊何？（《诗·小雅·扮弁》）

伊谁云从？维暴之云。（同上《何人斯》）

有皇上帝，伊谁云赠？（同上《正月》）

- 伊嘏文王，既右飨之。（《诗·周颂·我将》）
 不远伊迓，薄送我畿。（《诗·邶风·谷风》）
 伊思兮往古，亦多兮遭殃。（汉王褒《九怀·尊嘉》）
 清凉伊夜没，微风动单幃。（《古诗·李陵录别诗》）
 伊余小子，恃宠骄盈。（三国魏曹植《责躬诗》）
 伊君显考，奕叶佐时。入管机密，朝政以治。（同上《王仲宣诔》）
 匪愿伊始，怡命之嘉。（晋陆机《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
 遗梦想象，仿佛晖光。中心郁滞，伊怀永伤。（晋曹摅《答赵景莫猷诗》之三）
 伊谿陋宗，昔遘嘉惠。（晋卢谿《赠刘琨》诗）
 兰室改蓬心，旃崖变伊草。（南朝齐王融《大惭愧门》诗）
 伊昔值世乱，秣马辞帝京。（南朝梁江淹《杂体诗·王侍中》）
 伊君独知我，驱马欲招寻。（唐高适《淇上别刘少府子英》诗）
 伊彼金其牛而诱之以利，曷若我子其民而来之以义？（唐刘禹锡《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
 伊我之谪，至于数极。长沙之悲，三倍其时。（同上《谪九年赋》）
 我家于幽，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唐韩愈《岐山操》）
 季子乏二顷，扬雄才一廛。伊予此南亩，数已逾前贤。（唐权德舆《拜昭陵过咸阳墅》诗）
 伊彼纨扇，居然可珍。象明月以常满，发蕙风而愈新。（宋吴淑《事类赋·扇》）
 伊余浮薄人，赠言增忸怩。倘能循我言，佛日重光离。（宋释僧孚《仲殊喜作艳词以诗箴之》）
 人皆称善弈，伊我独不能。试坐观胜败，白黑何分明。（宋石介《观棋》诗）
 伊尔山中人，勿弃兰蕙芳。（元何中《读史》诗）
 寥寥数千载，伊谁启冥矇。（元贡师泰《拟古二首》诗之二）
 伊余慕肥遯，世故还束缚。（明梁辰鱼《登西塞山访张志和遗迹》诗）
 枕席焉，提汲焉，非妇伊何也？（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侠女》）
 昔日以文会友，今场期伊迓，不可虚此良夜。（同上《三仙》）
 伊谁天柱追嬉遯，有客钟陵去飘忽。（清黄景仁《中秋夜雨》诗）

“伊”作词头，在先秦只见于《诗经》，以作代词词头为主。后世用法大致与《诗经》同，主要是用在“谁”、“余”、“我”、“彼”、“君”等之前（君，指用作二称代词敬称的“君”），在魏晋南北朝，偶有用于名词之前的，如上所举的“伊草”、“伊夜”、“伊谿”，但后世并未推行开来。

斯

- 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诗·豳风·七月》）
 彼尔维何？维常之花。彼路斯何，君子之车。（《诗·小雅·采芣》）
 朱芾斯皇，有抡葱珩。（《诗·小雅·采芣》）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诗·小雅·节南山》）

庶人之愚，亦取维疾。哲人之愚，亦维斯戾。（《诗·大雅·抑》）

恢恢皇度，穆穆圣容。言思其顺，貌思其恭。在视斯明，在听斯聪。（晋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之四）

仰瞻先踪，可不斯竞。（晋曹摅《赠欧阳建》诗）

睿哲惟皇，绍熙有晋。振厥弛维，光阐远韵。有来斯雍，至止伊顺。（晋卢湛《赠刘琨》诗）

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晋陶渊明《游斜川》诗）

伊昔上德，体极凝贞。敷文翊典，济美甚平。三坟爰畅，六顺斯明。（南朝宋王僧令《皇太子释奠会诗》）

谷价斯重，珠玉为轻。（南朝梁萧纲《和赠逸民应诏诗》之五）

鞠躬如在，倾听无声。荐色斯纯，呈气斯臭。（北齐《昭夏乐·荐毛血奏》）

天造草昧，时难纠纷。孰振斯溺，靡救其焚。（同上《武德乐昭烈舞·高祖神武皇帝室》）

在堂在户，载湛载凝。多品斯奠，备物修膺。（同上《皇夏乐·饮福酒奏》）

四方监观，万国陶甄。有苗斯格，无得称焉。（隋《郊庙歌辞·圜丘歌》）

求贤启化，进善宣功。家邦载序，道业斯融。（隋《皇后房内歌》）

爰申礼奠，庶展翘诚。九秋是试，百谷斯盈。（唐武则天《唐有堂乐章·商音》）

六艺云备，百礼斯浹。视事孔明，祚流万叶。（唐《明皇祀圜丘乐章》）

樽彝既列，瑚簋方荐。歌工载登，币礼斯奠。（唐《郊庙歌辞·享先农乐章·肃和》）

有况斯旨，有牲斯硕。穆穆其晖，穰穰是积。（同上《夕月乐章·雍和》）

有琴斯鸣，于宰之庭。君子莅止，其心孔平。（唐息夫牧《冬夜宴萧十丈因餞殷郭二子西上》诗）

理究斯明，为殊为同。学求斯详，畴初畴终。（元杨刚中《伊思齐铭》）

或黑喙赤尾，或巨口细鳞。其活泼泼，筐坤斯盈。（明郑纪《湖船记》）

枕山面阳，外豁中蕴。貌像有严，灵风斯振。（明宋讷《敕建北极玄天真武祠记》）

圣皇芹止，穆穆皇皇。百尔卿士，章服斯光。（清彭孙遹《小宴升座丹陛大乐作奏协平之章》）

帝聪昭朗，烛靡遁情。惟鉴斯明，惟衡斯平。绳材制器，因物赋形。（清徐潮《圣德十颂》之七）

“斯”，《说文·斤部》：“斯，析也。”本义为劈柴，《诗经·陈风·东门之杨》“墓门有棘，斧以斯之”正其本义。劈柴为日常生活之必需，当然“斯”也就成了一个最为习用的口语词之一。正像其他的许多词缀形成一样，由常用词而挪借作了词头。“斯”作词头，历代都有用例，不过在组合形式和构词特点上几无变化，基本上都是出现在四言的韵文中，并且无例外的都是作动词、形容词的词头。这应该是受《诗经》的影响而然。上边的诸多例子，可以明显地看出“斯”作词头，往往是为了“协律”，即通常表述三字已足，但因为节奏的关系则凑上一个“斯”字，那些与词头“爰”、“载”、“有”对文的例子自不必说，像“理究斯明，为殊为同。学求斯详，

畴初畴终”几句诗中，“理究斯明”、“学求斯详”所表达的意思就是“理究明”、“学求详”，但是为了整齐，则只好用一个“斯”字来凑足音节。如果硬要去为这里的“斯”寻找一个实义，则反而不通了；又如“有琴斯鸣，于宰之庭”，若以散文表述，就是“有琴鸣于宰之庭”，把它变成四字一节的韵文，则成如上的样子，“斯”字的作用再明显不过了。

老

司州觉恶，便與床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复足与老兄计？”（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忿狷》）

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同上《轻诋》）

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同上《假谲》）

大丈夫岂当以老姊求名？（《晋书·郭奕传》）

曜持绢一匹，谓武都曰：“此是老石机杼，聊以奉赠。”（《北史·儒林传上·石曜》）

洛中佳景应无限，若欲谳知问老兄。（唐白居易《和敏中洛下即事》诗）

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同上《編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

此是天上老鸦鸣，人间老鸦无此声。（唐顾况《乌夜啼》）

老虎穴中卧，猎夫不敢窥。（宋苏辙《湖阴曲》诗）

更有叫“时运来时，买庄田、取老婆”卖卦者。（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

东坡诗用人名，每以老字为语助，非真谓其老也。如“老溲宫妆传父祖”、“便腹从人笑老韶”、“老可能为竹写真”、“不知老桀几时归”、“曾使老谦名不朽”之类。（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六）

我两个不曾娶老婆哩！（《元曲选·儿女团圆》楔子）

老娘也，那收生时我将你悄促促的唤到卧房，你将我慢腾腾的扶上褥草。（老娘，接生的女人。《元曲选·灰阑记》二折）

老大儿，小人来了也。（老大儿，称地位高的长官，犹言“大老爷”。《元曲选·降桑椹》五折）

米天禄因向内叫道：“老妈女儿，快来相见！”（老妈，丈夫称妻子。《石点头》一回）

那些读书人都是老馊子。看见潘文子这个标致人物，个个眼里火闻香嗅气。（同上一四回）

高成，我老公不在家，我和你永远做夫妻，可不受用。（老公，指丈夫。《元曲选·酷寒亭》三折）

小人是太守府内亲随，奉老爹钧语，着我打扫的这翠云楼。（老爹，仆役称男主人。《元曲选·扬州梦》二折）

只卖与寺内火工道人、直厅轿夫、老郎们做生活的吃。（老郎，指寺院干杂活的人。《水浒传》四回）

尝闻得老郎们传说，当初有个贵人，官拜尚书，家财万贯。（老郎，指说书艺人。

《醒世恒言》卷一七)

这泼魔这般眼大,看不见老孙? (《西游记》二回)

下官不知老师在此,夜来获罪殊深。(老师,称和尚。《鼓掌绝尘》三九回)

那何官人忙出来道:“老二你休怪,我去罢。”那刘二骂道:“去你这狗畜的!”(《金瓶梅词话》九九回)

大老官才放得手,二老官又拖到家。(老官,指有钱的男人。明冯梦龙《挂枝儿》九)

两人见是老师的位,恭恭敬敬,同拜了几拜。(《儒林外史》七回)

这只船,你怎上的起?要等个大老官来包了才走哩!(同上二二回)

“老”作词头,是最少争议者之一,王力先生说:“词头‘老’字来源于形容词‘老’字,最初是表示年老或年长的意思。后来由这种形容词‘老’字逐渐虚化成为词头。词头‘老’字可以用于人和动物两方面。这两种‘老’字都是在唐代产生的。”〔4〕

词头“老”的演变诚如王力先生所说,它当是由形容词“老”虚化而至。不过我们觉得,它虚化而作词头的时间似可考虑在六朝,如上所举“老兄”当已属词头,“老婢声”之“老”更无形容词的意义,若用今语释之,即俗所谓“娘娘腔”(女人腔调)。“老奴”的“老”形容的意义已较淡化,是时陶侃并不老。再,王力先生说:“词头‘老’字一直到现代,也没有什么发展;它不能适用于一切名词。”虽大略如此,但多少有点变化,一是词头“老”在唐代以后的白话著作中,虽说仍然是用在人和动物两个方面,但构词能力显然增强了,如上所举的许多“老~”都是唐代所没有的。二是现代汉语中尤其是方言,词头“老”的配对能力仍是很强的,如四川方言称内兄内弟为“舅老官”,称人吝啬为“老抠”,称人土气不豁达为“老坎”、“老表”等等,这也许可算作“发展”的一个方面。

阿

过寡妇左阿君,置酒歌讴。(《汉书·游侠列传》)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汉乐府·十五从军征》)

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同上)

鹿俭妇艾氏女字阿横。(《全后汉文》卷三八载《风俗通》佚文)

人言当母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侧,念何更不慈。(汉蔡琰《悲愤诗》)

陈郡袁真在豫州,送妓女阿薛、阿郭、阿马三人与桓宣武。(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木兰辞》)

阿翁诘宜以子戏父?(《世说新语·排调》)

兴公向来,忽言欲与阿智婚。(同上《假谲》)

恐阿大非尔之友,终乖爱好。(同上《识鉴》)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

〔4〕《汉语史稿》中册第三章《语法的发展》。

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犹言“这个”。同上《巧艺》）

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作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北魏羊銜之《洛阳伽蓝记》卷二）

盘龙爱妾杜氏，上送金钗镊二十枚，手敕曰：“饷周公阿杜。”（《南齐书·周盘龙传》）

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南史·齐本纪·废帝郁林王纪》）

士开昔来实合万死，谋废至尊，剃家家头使作阿尼。（阿尼，指尼姑。《北史·齐宗室诸王传下·琅邪王俨》）

梨园子弟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城老。（阿监，指宫中女官。唐白居易《长恨歌》）

阿你酒能昏乱，吃了多饶啾唧。（《敦煌变文校注·茶酒论》）

舍身与阿郎为奴，须尽阿郎一世。（同上《庐山远公话》）

阿娘作罪阿娘受，女且无因替阿娘。（同上《太子成道经》）

苗台符六岁能属文……年十六及第。张读亦幼擅词赋，年十八及第。同年进士，同佐郑薰少师宣州幕。二人尝列题于西明寺之东庑。或窃注之曰：“一双前进士，两个阿孩儿。”（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三）

玉堂岑寂网蜘蛛，那复晨妆覩阿姑。（宋黄庭坚《哀逝》诗）

我不幸，丈夫狠恶，常遭鞭箠，而阿婆性尤严暴，不曾得一日定叠。（宋洪迈《夷坚志丁》卷五）

院君累次劝谏，员外并不回心，为此着我来上覆阿公。（阿公，对男性老人的尊称。《元曲选·杀狗记》二〇折）

[生]兄弟，你斟的酒，怎么不见了？[丑]想是孙阿母吃了。（阿母，称老年女性。同上二三折）

你这先生自揣做的好，写的好便写，不然，你莫定，省得人笑你杭州阿呆。（《元曲选·竹叶舟》二折）

刘姬道：“阿老见得是，只怕女儿不肯，须是缓缓的偃他。”（阿老，妻称夫。《警世通言》卷二二）

你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认你做外甥。（《水浒传》一四回）

俗语道：“未看老婆，先看阿舅。”（阿舅，妻子的弟兄。《二刻拍案惊奇》卷一七）

俺安禄山，前往曲江，恰好遇着三国夫人，一个个天姿国色。唉，唐天子，唐天子！

你有了一位贵妃，又添上这几个阿姨，好不风流也！（清洪升《长生殿》五出）

“阿”作词头，起于汉代，最早注意到这种现象的是宋代洪适，其《隶释》卷二：“右骹阬神碑阴三百四十二人……其间四十人皆字其名而系以阿字，如刘兴阿兴，潘京阿京之类，必编户名未尝表其德，书石者欲其整齐而强加之。犹今闾巷之妇，以阿挈其姓也。又有复姓数人，但云北宫世平，夏侯阿升，可见其不欲参差也。”从这段话可知，在汉代，称谓上已有加“阿”的习俗，“刘兴阿兴”、“潘京阿京”是在名前加阿字，“闾巷之妇，以阿挈其姓”是说在姓前加“阿”字，“夏侯阿升”是说本名叫夏侯升，为了和前边的“北宫世平”语言上整齐，于是配上一个“阿”字变成了“夏侯阿升”。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二有“阿”字条，引洪适这段

话,并列举汉魏六朝诸多用例,说明“阿”缀于名前、姓前、小字前,称谓前等等,并云:“阿者,助语之辞。”这是目前所见的最早为“阿”定性的结论。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九有“妇人称阿”条,引列从汉到南宋“阿”与女人姓、名、字相属的例子。现代语言学家们的著作中,涉及到词头“阿”的论述甚至多,此不赘说。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以后,词头“阿”语音讹变而有作“兀”者,常见的构形有“兀谁”、“兀底”、“兀那”等,其中“兀谁”在明代的白话小说中尤多。如:

到此际,兀谁可怜见我那里?(金《董解元西厢记》卷五)

若论张叶,家住西川成都府,兀谁不识此人,兀谁不敬重此人?(宋佚名《张协状元》一出)

兀那和尚,你的声音好熟。你姓甚?(《水浒传》六回)

三春杨柳九秋莲,兀的洞天罕见。(《西游记》三八回)

好好!你却来暗算我!你道我是兀谁?(《醒世恒言》卷一四)

却问他几年及第,试官是兀谁?(《警世通言》卷三六)

那人却是兀谁,贤弟这等好笑?(《禅真后史》一回)

兀谁没有晓得,要他送这个书儿。(《飞龙全传》三八回)

关于“阿”又何以演变为“兀”,杨天戈先生《说“兀”》论说甚详,请读者参看^[5]。

为

客子易为戚,感此用哀伤。(三国魏阮瑀《杂诗》)

拊心痛荼毒,永叹莫为陈。(晋陆机《挽歌诗》)

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催。(南朝梁徐君蒨《共内人夜坐守岁》诗)

如何久为别,百行怨诸己。(南朝宋颜延之《秋胡行》)

日月共为照,松筠俱以贞。(南朝齐王融《和南海王殿下咏秋胡妻》诗)

君看日远近,为忖长安城。(南朝陈周弘正《答林法师》诗)

所累非物外,为念在玄空。(南朝梁沈约《游沈道士馆》诗)

陈仓若有信,为觅宝鸡来。(南朝陈徐陵《斗鸡》诗)

相思不为欢,伫立空为叹。(南朝梁何逊《酬范记室云》诗)

心随故乡断,愁逐塞云生。汉宫如有忆,为视旄头星。(隋薛道衡《昭君辞》)

为称百年寿,谁能应此录。(《太平御览》卷八七〇引魏刘桢诗)

君看月下参差影,为听莎间断续声。(唐刘希夷《捣衣篇》)

蝉吟我为听,我歌蝉岂闻?(唐贾岛《寄刘栖楚》诗)

为看今夜天如水,忆得当时水似天。(唐雍陶《望月怀江上旧游》诗)

为报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唐李商隐《杂曲歌辞·杨柳枝》)

为问东流水,何时到玉京。(唐崔湜《襄城即事》诗)

手把金尊难为别,更那听,乱莺疏雨。(宋欧阳修《夜行船》词)

[5] 《中国语文》1980年5期。

拊剑一长啸，作歌谁为听。（元周昂《浩歌行送济夫之秦行视田园》）

讲堂不到吾滋愧，为报新编志已成。（清查慎行《重泊铅山河口却寄施淳如》诗）

蛩吟秋共苦，伏枕乍为听。（清嵇永仁《闻蛩》诗）

“为”在先秦就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动词，因为常用，所以意义有时便虚化了，例如在“何以……为”之类结构中便是，到汉代，诗体发生巨大变化，四言诗开始向五言诗发展，于是这个有虚义用法的“为”便常常用作衬音助词来凑足五个音节。^{〔6〕}当这种衬音的“为”用在一个单音的实语素的动词前边，配合而成一个紧密的双音节动词时，它便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动词词头。“为”作词头多见于汉魏六朝韵文，唐诗宋词以及后代的诗歌也时有用例，在用法上无大变化，仍是作动词词头。这种“为”字失去了词汇意义，我们从以上的例子都不难看出。为更明晰，我们且再以“为听”辨说之。我们上边举了三个“为听”，第一个“君看月下参差影，为听莎间短续声”，两句的主语都是“君”，是要“君”“看影”、“听声”，“为”只是一个衬音的词头；“蝉吟我为听，我歌蝉岂闻”意思非常明确，即蝉鸣叫我听，我歌则蝉不懂。因为音节的缘故，加上“为”字变成“为听”；第三例“拊剑一长啸，作歌谁为听”，“谁为听”则显然即“谁听”。

试

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晋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诗之四）

试访淮海使，归路成数千。（南朝梁江淹《秋至怀归》诗）

去帆若不见，试望白云中。（梁何逊《赠韦记室黯别》诗）

试采一枝归，愿持因远别。（同上《折花联句》）

试逐微风远，聊随夏叶繁。（梁萧子范《后堂听蝉》诗）

试取西山药，来观东海田。（梁庾肩吾《道馆》诗）

试策千金马，来登五丈原。（北周庾信《望野》诗）

望见葳蕤举翠华，试开金屋扫庭花。（唐刘禹锡《相和歌辞·阿娇怨》）

柔娥幸有腰支稳，试踏吹声作歌声。（唐薛能《杂曲歌辞·杨柳枝》）

试听紫骝歌乐府，何如騄骥舞华冈。（唐张说《杂曲歌辞·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

试上江楼望，初逢山雨晴。（唐张九龄《晚霁登王六东阁》）

求得人间成小会，试把金尊傍菊丛。（宋晏殊《破阵子》词）

一掬蕊黄沾雨润，天人乞与金英嫩，试折乱条醒酒困。（同上《渔家傲》词）

粉塘烟水澄如练，试倚凉风醒酒面。（宋晏几道《蝶恋花》词）

试看披鹤氅，仍是谪仙人。（宋苏轼《临江仙·赠王友道》词）

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宋朱敦儒《相见欢》词）

野夫平生解高卧，问君试借青琅玕。（元虞肇《旌德县李氏别业》诗）

试诵谪仙清俊句，浩然天地与神游。（元黄公望《山人观瀑》诗）

〔6〕 参蒋宗许《也谈词尾“复”》，《中国语文》1990年4期；《再说词尾“自”和“复”》，《中国语文》1994年6期；《词尾“自”再说》，《古汉语研究》1992年3期；《论词尾“当”》，《古汉语研究》2004年2期。

试歌《清庙》篇，余音遏流云。（明陆深《秋怀》诗之三）

试歌燕喜流弦管，寿母千秋有颂声。（清彭孙通《寿合肥相公太夫人》诗）

试开旧篋衣频换，才着新裘体更轻。（清乾隆《始裘》诗）

率缘路之便，试览春之秀。（清乾隆《题云岫轩》诗）

“试”，从文字的角度来说，它应该是一个形声字，从言式声，其意义当与语言有关。然而却不见于典籍，《说文·言部》：“试，用也。”当是其派生出来的意义，在典籍中常用的也是此义。由此虚化为“姑且、试着”的副词义。当汉魏而下词汇双音化进程加快，于是这个“试”字有时便粘附在动词前而作词头，其演变途径与词头“为”基本相同。略有差异的是，词头“试”的构词能力比词头“为”更强一些，我们上边只是择举了一些词例，见于典籍的构形还有诸如“试陟”、“试入”、“试舞”、“试将”、“试取”、“试出”、“试奏”、“试骋”、“试指”、“试觐”、“试发”、“试吟”、“试来”、“试回”、“试忆”、“试起”等等。

打

江南城破，曹彬见李国主，即放入宅，言令打叠金银。（宋龚鼎臣《东原录》）

戒曰：“上人名甚么？”对曰：“齐岳。”戒曰：“何似泰山？”岳无语，戒即打趁。（宋晓莹《罗湖语录》卷二）

以丈尺量地曰打量。（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

祭酒芮国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数文腥钱使诈，何不试打算，了得几番犒赏？”（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

绣罗镜子间金丝，打扮好容仪。（宋卢炳《少年游》词）

日来听得孙二要出外打旋，不知如何，等他来时，把几句劝它则个。（打旋，指设法周转钱财。宋佚名《小孙屠》四出）

五百年前是姻缘，君今打合成一对。（宋佚名《张协状元》五二出）

你如今和我去勾栏内打换王金榜。（宋佚名《错立身》二出）

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收敛便神仙。（宋文天祥《遣兴》诗之二）

打惨了多时，痴呆了半晌。（打惨，羞惭；惊怖。金《董解元西厢记》卷四）

学干禄，兑杀我者也之乎，打熬成这一付穷皮骨。（打熬，折磨；磨炼。《元曲选·渔樵记》一折）

把愁怀都打撒在玉枕鸳鸯帐。（《元曲选·玉镜台》一折）

被这先生缠得心烦，且睚打睡一会儿咱。（同上《刘行首》三折）

我如今洗剥了，慢慢的打你，待我关上门，省的有人来打搅。（同上《酷寒亭》三折）

见一个旋风儿在这榆柳园，古道边，足律律往来打转。（同上《货郎担》三折）

别求个女艳殊，待待待打换我这丑媳妇。（同上《生金阁》一折）

众人见他自称为大财主，都忍不住笑，把他上下打料。（《醒世恒言》卷三七）

唬得个三藏痴呆，伯钦打挣。（《西游记》一三回）

到这们苦处，还来打诈财物哩！（同上七六回）

那雪雁此时只打量黛玉心中一无所知了。(《红楼梦》九〇回)

“打”原为动词，在宋代便非常活跃，表现出极强的构词能力，这种现象在当时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欧阳修说：“今世俗言语之讹，而举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谬者，惟‘打’字尔。其义本谓考击，故人要殴，以物相击皆谓之打，而工造金银器，亦谓之打可矣，盖有槌挝作击之义也。至于造舟车者曰打船打车，网鱼曰打鱼，汲水曰打水，役夫饷饭曰打饭，兵士给衣粮曰打衣粮，从者执伞曰打伞，以糊粘纸曰打粘，以丈量地曰打量，举手试眼之昏明曰打试。至于名儒硕学皆如此，触事皆谓之打。”〔7〕正因为“触事皆谓之打”，口头的频繁使用，因而它的动词意义日趋于虚而在有的语境中则几于无，仅仅作为一个音节而与一个词根配合成双音词——如我们上边所举的诸多例子即是如此。“打”主要作动词词头，偶尔有作形容词词头的情况。在现代汉语中，词头“打”还十分常见。

是

薛道衡聘陈，为大日诗……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谁谓此虬解作诗？”（唐刘餗《隋唐嘉话》上）

摘荷空摘叶，是底采莲人？（唐张祜《读曲歌》）

当初缘甚不嫌，便即下财下礼，色（索）我将来，道我是底？（《敦煌变文集·断新妇》）

杨坚举目忽见皇后，心口思量：“是我今日莫逃得此难？”（《敦煌变文集·韩擒虎话本》）

“和尚此间还著这个人不？”师云：“是我这里别有来由。”（《祖堂集》卷一）

[白庄]问远公：“是你寺中有甚钱帛衣物？须速搬运出来。”（同上《庐山远公话》）

相公道：“是他道安是国内高僧，汝须子细思量。”（同上。按，本句中已有谓语句“是”，可见前“是他”的“是”不是系词。“是他”是修饰“道安”的，犹言“彼道安”、“那道安”。“是他”意即“他”，用作远指代词。下两个“是他”理同。）

是他道安上人，自到京中讲批，王侯将相，每日听他说法。（同上）

是你下牒言我，恐你到头无益。（同上《敦煌变文集·燕子赋》甲）

此言并是实，天下料理闻。是君不信语，乞问读书人。（同上《燕子赋》乙）

我缘今日斋去，是汝且与我看院。（同上《难陀出家缘起》）

当用无用，如啐啄之机，是他上上之流始得。（《祖堂集》卷三）

师云：“体在妙处，莫将作等闲。到这里不分贵贱，不别亲疏，如大家人守钱奴相似，及至用时，是渠总不得知东西。这里舒畅是不辨缁素，不识清浊。（同上卷二）

“是”作词缀产生并常见于唐五代时期，它是由系动词“是”虚化而来，主要用在疑问代词或三身代词之前。“从文献来看，这种特殊的代词前缀通行的时间并不长，似乎仅限于唐五代时期——约八至十世纪前后”〔8〕。

〔7〕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

〔8〕 见《近代汉语虚词研究》（二）《虚词专论·词缀》。

上文,我们对古代汉语的词头进行了一番清理。也同词尾一样,我们尽可能地考虑到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对象而论说,像争议较大的如先秦的“薄”,或者我们认为定为词头也有一定道理,但构词能力较差的如先秦的“思”、“其”,或者是历时的表现不太突出如中古的“行”、“於”等我们均暂付阙如。至于我们认为不妥当的如“辈”、“曹”、“侪”等自然不在收罗之列〔9〕。

二、古汉语词头与词尾的异同

笔者在《古汉语词尾研究》一文中,曾对词尾作过比较全面的探索(因本文与《古汉语词尾研究》一文为姊妹篇,为省篇幅,以下称“前文”、“本文”以别之)〔10〕。从理论上来说,词头词尾的形成原因及发展演变大略相同,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一是称谓上的混乱,二是界定上的模糊,三是个性、共性上认识的不足”也是一样。这些内容前文已详加讨论,即不再费辞。本文仅就前文所未及者酌情补说。

词头与词尾本质特征无别,都是“词缀”,只不过一在前(前缀),一在后(后缀)而已。词头与词尾同样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即文言与白话中的词缀。“有”、“载”、“言”、“曰”、“聿”、“遽”、“于”、“伊”为文言系统中的;“老”、“阿”、“为”、“试”、“打”、“是”为白话系统中的。词头与词尾一样,多是由常用词虚化而变成词缀的,并且都具有很强的口语性。还有,给单音的形容词加上词缀,不管是在前还是在后,也就是说不管是加上词头还是词尾,它在意义的表述上则相当于一个叠音词。于此,王显先生、周法高先生在他们的论著中已经谈到,请读者参看。以上这些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如果说区别的话,大略有如下的不同:一是词头没有副词词头,而词尾在白话系统中有“自”、“复”、“地”等主要作副词词尾;二是词头的组合能力远不如词尾——特别是白话系统中的词头相对单一,一般来说它作某种词头反映在文献中都比较固定,很少例外。而词尾则不然,往往开始时以作某种词头为主,后来逐渐演变而作多种词类的词头,如词尾“头”、“来”、“生”等等皆然;三是反映在构形上,词头基本上都是和一个单音实词组合,而词尾则复杂得多,有的词尾既可以和单音词组合,也可以和叠音词组合,甚至还可以缀于一个词组乃至一个结构之后。前文例子甚多,请读者参看;四是从构词意义观察,词缀初始时的作用主要是使单音词双音化,由于位置上的不同,体现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也不免存在差异。词头附著在词根之前,是一个纯音节成分,它不再有词汇意义。词尾则不尽然,虽然它本身同样不再有词汇意义,只是一个构词音节,但因为它是附于词根之后而组合成一个音步的,而汉语诵读时句子间的间歇停顿总是顿于一个音步的后一节奏上,这样一来,有的词尾无形间似乎就对词根起到了界定、补充的作用,组合后的新词则显得意义明晰了。如:

若理会得入头,意思一齐都转。(《朱子语类》卷八)

若不咬破,又恐里头别有多滋味在。(同上卷一八)

〔9〕“辈”、“曹”、“侪”等在和一个单音词组合后仍有它的词汇意义,它是不同于“们”的。于此,很多学者曾谈到,且不认为它是词缀,此不辨说。

〔10〕见《文史》二〇〇二年第二辑。

前后是二百八十五房头,共有五百个度牒的和尚。(《西游记》三六回)

宋仁立起身,往厨头取了一对杯,排摆在桌上。(《欢喜冤家》一五回)

黄昏告退,却过斋头,就烛诵经。(《聊斋志异·婴宁》)

贾母虽年老,却极有兴头。(《红楼梦》八回)

就意义理解来说,“人头”犹“入处”、“房头”犹“房间”、“厨头”犹“厨房”、“斋头”犹“斋里”、“兴头”犹“兴致”。但并不是“头”本身便有如此复杂的义项,这些所谓“处”、“里”、“间”等原是前边的词根固有的意义,配上了词缀,则使词根的意义指向更为明确。而这些特点,却是词头所不具有的。

三、关于古汉语词缀的论争

关于词缀(即词头词尾)的争论,过去多是针对某些具体的对象而展开的。而最近王克仲先生撰文,则是基本上对古代汉语词缀的全盘否定。似此,就有必要进行讨论了^[11]。

王先生的文章先以表的形式反映了在词头词尾认识上的差异,即某些字,有人认为是助词,有人认为是词缀,也有人认为是衬字。就这个问题来说,笔者觉得不足为怪,这一则是对词缀的界定标准未能划一,二则是在材料的掌握上有多少之别。于此,笔者在前文曾详加辨说,请读者参看。笔者以为,王先生在否定词缀的方法上似可商酌,首先是引用权威或某一学者过去的观点来否定现实的研究,我们觉得于此特须审慎,因为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总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前进中,即或是再高明的人,都不可能完全不受时空或客观条件的影响,更何况智者千虑,未必无一星半点之未达^[12],当然更不要说脱离了某一论点的背景而断章取义了。例如“阿”字,尽管朱德熙先生没有把它列为词缀,但我们不要忽略了,《语法讲义》是“作者1961至1962年在北京大学讲授现代汉语语法”的讲义,朱先生没有把“阿”列为现代汉语的词头,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作古代汉语的词头。如果我们的猜测不错的话,我们觉得,朱先生没列“阿”字,盖朱先生所讲的是现代汉语,是通语,即以普通话为标准语言,而词头“阿”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具有普遍性,它多是在方言中出现,故把它“排除在前缀之外”^[13]。其次,王先生从某个字有否实义的角度去否定词缀,这种意见是带有普遍性的,否定古汉语词缀的学者往往即以此为据。这实际上是对词缀的基本性质认知不足而产生的误解。我们说,判断词缀的标准是它本身无词汇意义,粘附于词根,语音上与组合的对象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音步,有较多的词例^[14]。我们说无词汇意义,是说某个字在某一结构中作了词缀,它本身不再有词汇意义,并不是说它在任何语境中都没有意义。被挪作词头,不过借助于其语音形式,它实际上已经与它的词汇意义脱钩了,例如“子”是大家都承认的词头,谁又去否认它所存在的如《汉语大词典》所罗列的三十多个义项呢^[15]?再有,王先生用现代

[11] 笔者1987年8月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古代汉语高级讲习班学习,曾听过王克仲老师的讲学,谨以本文向王老师请教。

[12] 王克仲老师引潘允中先生认为汉语不存在词缀的观点,恐怕不会为多数学者接受。

[13] 赵元任先生《汉语口语语法》第四章亦以“阿”为前缀。并注明是“吴语”。“吴语”恐是朱先生不列为词头的原由。

[14] 参蒋宗许《再说词尾“自”和“复”》。

[15] 参蒋宗许《古代汉语词尾研究》。

汉语的“绿油油的麦田”、“渐渐地长大了”与“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作比较，因为“的”、“地”是助词，于是否认“然”是词缀。同时推而及它对词尾“如”、“若”、“尔”、“乎”、“焉”全面否定（按，其中举到的“路漫漫其修远”的“其”，这倒的确不是词尾，因为楚辞特有的三字节奏正以“路漫漫”为一音步，“其”应是句中的语气词）。我们觉得，这二者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这等于用现代汉语对译后再来认识古代汉语，学者们一致认为这种方法是危险的，是不可取的。“油然”“沛然”是一个紧密的双音结构，“然”是货真价实的构词成分，它的作用便是使原来的单音词变成复音词。现代汉语的“的”“地”在语音上并不紧贴于前，它们是在前后之间起介接作用的，是造句的成分。这种差异在韵文中尤其明显，且随便举一例，“嘉会欣时游，豁尔畅心神（晋王肃之《兰亭诗》）”两句诗中的“豁尔”，“尔”是词缀，与“然”同，“尔”的作用就是使“豁”双音化，它的节奏也是“豁尔”为一顿，它无疑的是构词成分，我们又怎么能把它译成现代汉语“突然之间”而说它是造句成分呢？至于王先生否定“有”字为词头，说：“因为‘有’字不仅可以用于名词之前，也可用于形容词之前，还可以用于动词之前。就同一个词头来说，用于同类词或相近类词的前面，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可以置于词性差距较大的几个词类之前，确实应该考虑它是否词头了。”笔者在前文中，曾谈到《诗经》中的词尾问题。词头词尾虽位置不同，但其形成发展的基本道理是一样的，缘此，我们将前文的那段话移于此处，算是对这个问题的作答。“笔者以为，《诗经》中的词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节奏和押韵而产生的。因为，《诗经》是天籁，它大多来自于民间，其用语有很大的随意性，当诗人在有感而发的吟唱中，在对具体事物的描模刻画中，为了节奏或押韵需要把某一单音词变为双音词，诗人本身一般不可能对当时的语言都有着深湛的修养，当然也就不会刻意地为某一个单音词寻找一个意义上最为合理的搭挡——像后来的诗人‘二句三年得’似地去琢磨，于是就随便在自己的词库中拈来一个音节作为配角，从而完成表达的需要。那么，最常见的、最熟悉的也应莫过于现有的和日常交际中的熟语。”“有”正是作为一个最常用的习语而被借作词缀的，也就不必惊讶它作多种词类的词头了^[16]。

参考书目：

- 清刘淇《助字辨略》，中华书局，1983年版。
 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4年版。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杨树达《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词诠》，中华书局，1965年版。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华书局，1991年版。
 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

[16] 联系笔者前后两文，可以发现，有的字，它既可以作词头，也可以作词尾，如“言”、“斯”（“斯”作词尾，因其用例不多，故前文未予专论）。这更说明了用作词缀的字它是与其原有的词汇意义了不相关的，所以它才可以或附于前，或赘于后。

-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 周法高《古代语法·构词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十九，1962年版。
- [日]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 向熹《诗经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
- 江蓝生、曹广顺《唐五代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 袁宾等《宋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 李崇兴等《元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 董志翘、蔡镜浩《中古虚词语法例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 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 蒋冀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 王云路《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 《六朝诗歌语言研究》，1999年版。
- 刘坚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
- 顾之川《明代汉语词汇研究》，河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 李文泽《宋代语言研究》，线装书局，2001年版。
- 孙良明《中国古代语法学探索》，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 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蒋宗许，男，西南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春燕，女，西南科技大学文学院教师